

万卷方法

田野工作的艺术

THE ART OF FIELDWORK

哈里·F.沃尔科特 (Harry F. Wolcott) 著

马近远 译

董轩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田野工作的艺术

THE ART OF FIELDWORK

哈里·F.沃尔科特 (Harry F. Wolcott) 著

马近远 译

董 轩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Art of Fieldwork, BY HARRY F. WOLCOTT.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Copy © 2005 by AltaMir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版贸核渝字(2007)第7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工作的艺术/(美)沃尔科特(Wolcott, H. F.)
著;马近远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9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 The Art of Fieldwork
ISBN 978-7-5624-6257-6

I. ①田… II. ①沃… ②马… III. ①社会学—研究方法 IV. ①C9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4928号

田野工作的艺术

哈里·F. 沃尔科特 著

马近远 译

董轩 校

策划编辑:雷少波

责任编辑:李桂英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8.125 字数:232千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6257-6 定价:2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万卷方法是重庆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7月以来陆续出版的一套深入、系统地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书系，至今已出版图书80余个品种。

“万卷方法”的理想

为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一个内容规范、使用便捷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万卷方法”的受众

- 图书馆及大学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资料室。
- 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
- 社会及市场调查的实务工作者。

万卷方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欢迎致信 wjfsyh@foxmail.com
加入万卷方法书友会。详情可到
<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了解。

万卷方法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

- 黄希庭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沈崇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柯惠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劳凯声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张国良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学术委员(以下按姓氏拼音排序)

- 陈向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范伟达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郭志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蓝 石 美国 DeVry 大学教授
廖福挺 美国伊利诺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 军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 欣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马 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仇立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邱泽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孙振东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夏传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熊秉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小劲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小山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作者及本书

哈里·F·沃尔科特(Harry F. Wolcott),1962年开始田野工作,1963年开始田野工作写作,1967年开始田野工作演讲。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1964年,他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受聘于俄勒冈大学,担任其新设的教育管理研发中心的合作研究员。人事变动四十载,他仍留在俄勒冈。他曾担任教育和人类学教员,现在是人类学系的名誉教授。

这本书,《田野工作的艺术》第二版,融汇了他这15年来与米奇·艾伦(Mitch Allen)合作的出版历程,后者是Rowman & Littlefield现在的一个分部AltaMira出版社的出版商。这次合作始于1988年,当时米奇请他为Sage丛书写一篇有关定性研究的专著。写完后,米奇又问,而且自此一直这么问道:“下面,你要给我们做点什么呢?”当时,作为回答,提出了由数篇文章组成的一个选集,再加入一些新材料后,出版为《转化质性数据》一书。这次米奇还没有提出那个经年不变的问题,倒是获得了自主出版权,拥有了AltaMira出版社。沃尔科特面临的选择是,是在米奇麾下出版《田野工作的艺术》,还是继续和母公司合作。他选择转向AltaMira出版社。

在沃尔科特完成《民族志:一种看的方式》时,米奇和AltaMira出版社加入了Rowman & Littlefield。在米奇的催促下,沃尔科特利用1980年开始的一段人生经历写出了《鬼祟小孩》。2002年,《鬼祟小孩及其余波:田野工作中的道德和亲密关系》完成,似乎到了应该尽快再版《田野工作的艺术》的时候,遂有此书。

* * *

《田野工作的艺术》可看成先前两部Sage著作的补充,不但关注田野工作,也关注了其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活动。它的重点在于

区分有序的数据采集工作和让田野工作超越其上的一切其他工作。这并非坚持田野工作就是艺术,而是提出,在做田野工作时,既需要科学家的系统做法,同样也需要与艺术家充满想象力、创造性地工作相关联的素质。这始终是本书的宗旨和重点。

《田野工作的艺术》第一版取得了成功,作者对于修订第二版十分谨慎。他的目标是写得好的不再动,不好的改进,既保留原文,又用当前的资料进行充实。沃尔科特本身从事民族志学研究,但本书讨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田野工作。

* * *

第一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在此感谢他们。在这次再版时,作者再一次请马克·沃尔(Mark Wohl)对全文进行严格的修改,不管是老材料还是新材料。然后,杰恩·克兰德(Jen Kelland)在审稿上大显身手。还要感谢约翰尼·萨尔达那(Johnny Saldaña),还有一直少不了的米奇·艾仑,感谢他适时的建议。

目 录

第 I 部分 田野工作的背景

1	引 言	3
	作者白描：一个不太年轻的人	5
	关于书名和内容	7
	关于艺术	9
	小艺术、大艺术、各种艺术、精致艺术	11
2	田野工作当做艺术？	14
	田野工作者（最）像.....	17
	艺术家、手工匠及“全部所需”	19
3	艺术如何工作	24
	对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定义	27
	艺术 VS 技艺——公众的决定	29
	田野工作者的“亚艺术界”	32
	主顾效应	38
	遵从惯例	42
	惯例的限度	46
	重新考虑艺术破格	48

第Ⅱ部分 田野工作的田野部分

4	田野工作 VS(仅仅)在田野	53
	数据采集,作为一种技巧	56
	今天的田野工作者有哪些人	62
	田野工作——亲密长期关系	63
	多亲密叫亲密	65
	先做,后写	69
5	田野工作:基本艺术	72
	礼仪和常识	73
	在现场	80
	改善参与观察:善用参与观察	81
	多追问	86
	改进访谈:更好地利用访谈	94
	从别人的肩膀上看过去	99
	充分利用他人的成果	100
6	田野工作:阴暗的艺术	103
	肤 浅	105
	平 庸	110
	自私自利	114
	缺乏独立性	120
	欺骗和背叛	125
	秘密观察	129
	小心前进	131


第Ⅲ部分 作为心智工作的田野工作

7	(概念性的)自我防卫的艺术	136
	科学方法	137
	客观性和倾向性	140

中立性	142
信 度	143
效 度	145
普遍化	146
自我防御 VS 变得防御性	151
8 构想的艺术	153
理 论	158
思想状态	165
常听人劝	166
要现实	167
要投入	168
判断的能力	170
9 自我表达的艺术	171
早早开始写作	174
预计如何划分整个研究	174
工作从头到尾,而思考从尾到头	176
文 采	177
写作,田野工作艺术的重心	179
写作,一项循规蹈矩的活动	187

第IV部分 作为个人工作的田野工作

10 田野工作的乐趣	193
做——或者成为——一个善于社交的社会研究者	196
一点点冒险	198
麻烦的情境,也是心智的挑战	200
写作的权力	202
观察生活	203
11 审慎的艺术	208
夸扣特尔乡村学校	210
教师 VS 技术官僚	216

4  万卷方法 田野工作的艺术

鬼祟小孩及其余波	221
评 估	227
田野工作的审慎	229
审慎的掌控	233
参考文献	237

田野工作的背景

第一部分

引言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鼓励提高民族志学者研究的精致程度。但如果同时丢掉某些已改变信仰的人所说的“柔和”“不科学”或“模糊”的研究,也是很可悲的。我们试图了解的这个世界,大部分都具有这几个特性,包括作为研究者参与其中的我们自己的活动。

——Michael H. Agar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pp. 245-246

如果不能始终扎根于科学实践传统,我们解释事物的努力将流于文学批评,流于特殊主义形式的史记。如果没有解释的传统,我们所扎根的科学传统将无所作为。

——Roy A. Rappaport

Comment on“Cultural Anthropology’s Future Agenda,” p. 76

本书所论的是关于田野工作及其实践的艺术。我的目的是鼓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田野工作者们,思考田野工作如何是一项艺术与科学兼具的事业。尽管我试图突出田野工作的艺术一面,但不会贬低它的科学一面。我确实考察了艺术家,看看他们如何工作,但这样是为了类比,从这个角度了解田野工作者做的哪些事和艺术家相似。其中还包括田野工作者、艺术家二者如何被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驱身取心”。

我不认为田野工作是一门科学,同样,也不认为它是一门艺术。常常听到人们用一些谨慎的词语来描述它,暗示它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小心翼翼地把它置于二者之间:艺术兼科学;一门“奇怪”或“温和”的科学;一门“严格”的艺术;一种需要艺术地呈现系统化观察结果的活动。田野工作与数据收集之间的联系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同样也要考虑以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田野工作传统中的科学层面,一个是如人类学家依万斯-普里查德所说,“在解释观察结果时,需要艺术家般充满想象力的洞见”(Evans-Pritchard, 1952:82)。

强调艺术和科学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可以认识到田野工作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或者认识到它不应该受到科学上那些金科玉律的制约。但是,对于把田野工作作为科学来说,情况比把它作为艺术要好。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非常强调田野工作的艺术性,似乎是在纠正错误或者失衡。艺术与科学二者对立的看法可能始于尼采(他认为艺术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但美国人是出了名的喜欢用二元论来思考的,在日常思考中,艺术科学对立的二分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这种情况由于并行不悖、声名各异(且资金来源各异)的机构的存在而愈演愈烈,如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艺术和人文基金会这两个国家基金会。*Leonardo* 这本国际期刊专门致力于艺术、科学、技术之间的交流。我不打算讨论这种交流中的关键问题。

本书中的田野工作指的是一种调研形式,它使得研究者为了研究的目的把自己沉浸于某个个人或群体的持续的社会活动中。我的观点是最好如实看待这种田野工作,既不要看成像艺术那样具有奔放的创造性,也不要看成像科学那样具有广负盛名的突出的系统性,也不要因为田野工作二者皆不是就把它搁在二者之间。

田野工作应该有自己的席之地,它融汇了艺术和科学的元素又稍有距离,可以将此三者想象成三个彼此套连的圆环。田野工作总是会结合艺术和科学的要素。但是,在任何田野工作者个人手中,或此或彼往往会得到较多的重视,而呈现出来的科学报告或者艺术表现也应该会是如此。

数据采集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完成,但田野工作还包含数据采集之外的东西。这不可捉摸的“之外的东西”不管由什么构成,都是重中之重。这一点要特别强调,因为田野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认识到何时应该不拘成法,何时应该避免可能无休无止的数据积累工作,转而寻找基本的模式、关系和意义。

作者自描:一个不太年轻的人

那些赞赏我的作品的人,不管作品是由田野工作催生还是讨论田野工作的东西,没有哪个仁慈到把我说成是一个艺术家——而要做艺术家,除非有人说你是艺术家。另一方面,我不否认自己厚着脸皮对作品做了不少艺术加工,并在写作中依靠实用技巧,让写出来的文字既引人入胜,又清晰可读。我也不急于辩解说我完成的那些研究都是科学。我努力地如实描述;我没有执著于做出好的科学,未必就会导致做出坏的科学来。

我的目的是,审视田野工作如何不仅欢迎艺术,而且更需要艺术。我们怎样才能利用这个潜在可能?与其他艺术形式(包括广义的美术)相比,田野工作如何表现出与艺术界类似的满足、限制、自负和欺骗。毕竟,艺术家也是在真实世界中生活和工作。我们能够通过观察世界明白什么呢?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不想找谁来反驳这一点。但不管是在文化还是在文雅方面,艺术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光影响了我的美学情趣,更影响了我的创造,虽然我无甚天赋可观。我乐意认为自己体内藏着一个艺术家,不光能审美,还能创造美,同样我认为你的体内也藏着一个艺术家,谁都一样。

举个例子,我现在住着的家是我自己设计的。当然,这可能更多表明了我的空间感,而非艺术才能,因为哪怕是专业建筑设计师

也倾向于把自己跟其他艺术家分开。不管怎么样,这座房子,在美观和实用两方面都是我曾经住过、要求过的最棒的房子,我也从这桩成就当中获得了艺术自豪感。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我拍了几千张照片,肯定都是业余之作,但一定也不乏佳作。我写了好几本书,让我赢得这样谨慎的赞许——“一位学术主题的写作者”,而不是更为堂皇的“作家”,不过就算学术写作也是某种艺术。我做了60年的剧院常客,50年的音乐会常客,还是个50年的歌剧迷。

像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很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平常的俗人——我也在努力保持这一身份,那些欣赏艺术、音乐、文学的课程或者项目,都尽量避免——我没必要理解或者完全欣赏“真正”的艺术。但在这理解当中,我同时也认识到,只要我忠实于自己的看法,那么意识到什么对我有吸引力、什么没有吸引力,就是无可非议的。这些活动本身,不管是单独看还是整体看,都不能让我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让我跟艺术界建立什么明确的关联。拍照、听音乐会,乃至偶尔设计自己的家,这些对于人们来说都不陌生。在艺术上,可能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对所谓“生活的艺术”的形形色色的欣赏之情。(在写本书第一版时,有人正在写那个主题。见 Sartwell,1995)

在生活艺术的各种活动当中,我从事了田野工作并进行报告。我们没有把艺术性田野工作者归为特别的种类,就算真的这样做了,我也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榜上有名——此二者看来极不相称。我也不想孤立出来做一个科学性田野工作者。我尽力让自己做的田野工作报告细致而准确,但同时也尽力让它们具有思想性和浓厚的人情味。做田野工作的时间越长,后者似乎就变得越重要。

虽然我不确定自己今后会在科学田野工作之路上走多远,但我无意贬低它,或者贬低未来那些越来越讲究田野工作科学性的研究者,当然这恐怕是势所必然。我的观点是田野工作同时可以变得更具艺术性,同时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艺术自身方式的严谨性与系统性并不逊于科学。我不是在提倡“柔和”或者“模糊”的田野工作方式,我只是反对在现实存在如此之多的模糊含混的情况下,却不给田野工作中的模糊或者含混留出余地。我提倡的方式是要让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包括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大家总是容易把艺术和科学对立起来,不过我们可以想一想